



列宁选集

列 宁 选 集

第 三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列 宁 选 集

(第 三 卷)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黑 龙 江 人 民 大 学 重 印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黑 龙 江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9.625印张 696,000字

1960年4月第1版 1972年10月第2版

1976年4月黑龙江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1007 定价(上下册)1.40元

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 名称的报告²²¹

(1918年3月8日晚上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²¹⁵上)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从1917年4月起就在党内展开了相当详细的讨论，因此，中央委员会能够立即通过看来没有引起很大争论、甚至几乎没有引起争论的决议，即中央委员会建议你们更改我们党的名称，把它叫作俄国共产党，并在括号里附上布尔什维克。我们都认为附上“布尔什维克”这几个字是必要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不仅在俄国政治生活中而且在一切注视俄国各方面事件发展的外国报刊上都得到了公认。“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是不科学的，这一点在我们的报刊上已经作过解释。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会了解到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旧概念在我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过时了。我们建立了西欧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民主类型。它的雏形仅仅在巴黎公社有过，恩格斯在谈到巴黎公社时说过：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²⁵ 总之，只要劳动群众亲自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立维持本国国家制度的武装力量的事业，那末，特殊的管理机构，实行某种国家强力的特殊机构就会消失，因此，我们就不能坚持旧形式的民主。

另外，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当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

它不仅限于剥夺工厂、土地和生产资料，不仅仅限于严格地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是唯一科学的。认为这个名称可能给人机会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混淆起来的反对意见，在中央委员会里马上就遭到了驳斥，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把自己只称为共产主义者，总是附加一些东西。尽管在这方面有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但是它们决不能使社会民主主义者与社会改良主义者、民族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类似的党派混淆起来。

另外，更改党的名称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直到现在为止，欧洲各先进国家中旧的正式的社会党，都还没有摆脱使欧洲正式社会主义在这次战争中彻底破产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乌烟瘴气，因此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正式的社会党都成了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真正障碍和真正阻碍。现在各国劳动群众对我们党无疑抱有很大的同情，因此，我们党应当尽量明确果断、坚定不移地声明我们党同这些旧的正式的社会主义断绝联系，而更改党的名称将是一种最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其次，同志们，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实践部分和政治部分的问题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我们已有若干材料，即莫斯科和彼得堡出版的关于修改党纲的文集²²²，在我们党的两个主要理论刊物（彼得堡出版的《启蒙》杂志²²³和莫斯科出版的《斯巴达克》杂志²²⁴）上曾经刊登过论述怎样修改我们党纲理论部分的文章。我们已经在这方面的一些材料。曾经有过两种基本论点，在我看来，这两种论点并不分歧，至少没有原则上、根本上的分歧，有一种论点认为：我们丢掉我们纲领²²⁵中的旧的理论部分是没有根据的，甚至是不正确的，我拥护这个论点。不过要把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评述补充到纲领中去，然

后再把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评述也补充进去，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已经开始了。不管我们的革命或者我们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队伍的命运如何，不管革命今后的变化如何，总之，卷入这场战争并把最先进国家引向饥饿、破产和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从客观上说来，是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的。这里应该提一下三十年前（1887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估计欧洲战争可能产生的前途时所说的话。他说，成打的皇冠将在欧洲纷纷落地，而谁也不想拾取；他说，难以置信的破坏将成为欧洲国家的命运，并且欧洲战争的悲惨的结局只能有一个，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或者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或者是创造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²²⁶恩格斯对这一点说得非常精确和谨慎。恩格斯不同于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同于那些贩卖自己的过了时的诡辩的人，他们认为在遭到破坏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恩格斯清楚地知道，甚至在任何一个先进的社会里，任何一次战争不仅会给群众造成破坏、野蛮、痛苦和灾难，使他们淹没在血泊中，而且也不能保证这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将来“或者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或者是创造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因此，也就是说，在文化和生产资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有许多艰苦的过渡阶段，但结果只能是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的振奋和过渡到由它夺取政权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尽管文化遭到很大的破坏，但决不能把它从历史生活中一笔勾销，要恢复它虽然很困难，但是，在任何时候无论什么样的破坏都不能使文化完全绝迹。文化在其某些部分，在某些物质残余中是消灭不了的，困难只是在于恢复它。因此，有一种论点认为：我们必须保留旧的纲领，把评述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的部分补充进去。

我已经在我所拟定的党纲草案^①里说明了这个论点。另外还有一个草案由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文集上。另外一种论点反映在我们的谈话中，特别是跟布哈林同志的谈话中，并由弗·斯米尔诺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文集上。这个论点认为必须完全删掉或者几乎全部取消纲领中旧的理论部分，并用新的来代替它，也就是说不要象我们的纲领那样叙述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而是叙述目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以及直接向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过渡。我并不认为这两个论点有原则上的、根本的分歧，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论点。我认为，把叙述从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旧纲领删掉，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因为那里并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东西。事情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发展着的，因为商品生产产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总图景，我们不应忘记社会主义的基础。无论今后的斗争的变化如何，无论有多少局部的波折需要我们去克服（这种波折今后会有很多——我们亲眼看到在革命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大的波折，而这种波折还只是在我们这里有过；当革命转变为欧洲革命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就会更复杂、更迅速，发展的速度就会更猛烈，转变也就会更复杂了），为了在这个历史转折的过程中不致于惊慌失措并牢记这个总的远景，为了能看到贯穿着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和通向社会主义整个道路的红线（自然，这条道路在我们看来是笔直的，而我们也应该把它想象为笔直的，以便看到它的开始、继续和终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条道路决不是笔直的，而是难以想象的复杂），为了在这些转折关头不致于惊慌失措，为了在向后退却、暂时失利的时候，或者在历史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426—430页。——编者注

或敌人把我们扔到后面去的时候不致于惊慌失措，在我看来，不丢掉我们旧的基本的纲领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在理论上说来是唯一正确的。因为目前我们俄国还只是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历史没有使我们在一定时间内获得在理论上能够想象得到的、对我们来说是称心如意的并且能使我们迅速度过这个过渡阶段的和平环境。我们立刻就能看到俄国国内战争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以及国内战争是怎样跟其他许多战争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是整个资本主义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必然伴侣。暴力将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时期，是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国内战争，二者相互交织着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各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整个时代。这个遭受巨大破坏、实行大规模军事强力和充满危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完全删掉评述一般商品生产和一般资本主义的部分。在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究竟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真正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取决于它是否能轻易地或迟或速地战胜自己的敌人，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应该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被整个革命事变进程证实了的我们纲领的力量就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自己的纲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这个事实就是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全世界已经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历史现象，并引导到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

首先必须在纲领中确定下来。帝国主义开辟了社会革命的纪元，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我们也必须把它说清楚。我们在纲领中确认这个事实，我们不只是为了鼓动宣传而向全世界高举社会革命的火炬，而是提出新的纲领，并告诉西欧各国人民说：“这就是我们大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这样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而这就是现在正在开始的、首要作用暂时落在我们肩上的社会革命的时代。”我们要在一切文明国家的面前发表这个宣言，这个宣言不仅是热烈的号召，而且也是有绝对正确的论据的，是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承认的事实当中得出来的。现在已经背弃社会主义的各个政党的策略和我们所赞同的、成为与每个觉悟工人血肉相关的理论前提，即资本主义在发展并向帝国主义过渡这个理论前提之间的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在开姆尼斯和巴塞尔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对帝国主义作过评述，这个评述同社会主义叛徒目前的策略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大的。²²⁷ 因此，我们应该重复这个基本的东西，以便更清楚地告诉西欧的劳动群众，为什么要对他们的领袖加以谴责。

根据这个基本的东西，我认为这样的纲领结构在理论上是唯一正确的。把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评述当作陈旧的废物抛弃，这不是从当前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性出发，因为我们还是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而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那些特点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内是没有的。因此在欧洲，这些过渡阶段将是另外一种样子；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然如此；所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俄国的特殊的过渡阶段上从理论上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过渡阶段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但对欧洲来说未必是必须的。我们应当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

渡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来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赶出这个阵地。同时，也可以从这里得出同样必然的结论：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我们正在这样做，我们所依据的是确定不移的事实。

其次，我们的任务就是阐明苏维埃的国家类型。我在《国家与革命》^①一书中曾竭力从理论观点上来阐述这个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的观点被西欧占优势的正式社会主义最严重地歪曲了，而由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在俄国建立的经验十分明显地证实了。在我们苏维埃里面还有很多粗犷的、不完善的东西，这一点用不着怀疑，每一个关心苏维埃工作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这里重要的、有历史价值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向前迈进了一步的东西就是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在巴黎公社里这种国家类型曾在一个城市内存在过几个星期，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做事情。那些创造公社的人并不了解公社，他们以觉醒了群众的、天才的敏感创造了公社，但没有一个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集团意识到他们所做事情。由于我们有巴黎公社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多年的发展为依据，因此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事情。虽然在苏维埃内部存在着粗暴和无纪律这种我国小资产阶级性格的残余，新型的国家还是由人民群众建立了。这种国家类型不是几个星期，而是几个月，不是在一个城市，而是在一个大国内、在几个民族内部采用着。苏维埃政权这种类型表明：即使它被移到象芬兰那样在各方面都很优越的国家（那里还没有苏维埃），政权类型却仍然是新的、无产阶级的。

^① 见本卷第171—276页。——编者注

这就证明：苏维埃政权是没有官僚、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并以新的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新型的国家，这种新的民主能够推动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培养他们成为立法者、执法者和武装保卫队，并建立能够改造群众的机构，所有这些在理论上是无可争辩的。

在俄国这才刚刚开始，而且开始得并不好。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开始得不好，如果历史让我们有更多一些时间致力于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我们就能克服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评述新的国家类型在我们纲领中应该占有显著的地位。遗憾的是，目前我们不得不在从事政府工作的条件下，在异常匆忙的条件下来制定党纲，我们甚至不能召开自己的委员会来制定正式的党纲草案。分发给代表同志们的只是称为草稿^①的东西，这一点大家都是明白的。其中关于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我觉得在这里应当表现出我们纲领的国际意义。我认为，如果我们只是用号召、口号、游行和宣言等等来表示我国革命的国际意义，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具体地告诉欧洲工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怎样做的，怎样来理解这一点，——这就会促使他们具体地了解怎样争取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他们必然会看到：俄国人正肩负着光荣的任务，如果俄国人做得不好，那末我们可以做得好些。为此必须尽量提供更具体的材料，说明我们打算创造什么新的东西。我们有苏维埃政权这种新型的国家；我们力图描述它的任务和结构，力图说明为什么这是新型的民主（虽然在内部还有很多混乱和奇奇怪怪的情况），什么是它的灵魂——也就是政权转归劳动者，消灭剥削和镇压机构。国家是镇压机构。必须镇压剥削

^①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39—144页。——编者注

者，但是，用警察是镇压不了他们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镇压他们，这种机构应该象苏维埃那样和群众有联系，应该代表群众。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这就有可能去接近群众，更有可能去教育群众。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农民希望学习，但我们希望他们不要从书本上学习，而要从自身经验中来学习。苏维埃政权是群众立即开始学习管理国家和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的机构。这是一个十分繁重的任务。但是，从历史上看，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这个任务，并且不仅从我们一国的观点出发来解决它，同时也号召欧洲工人来援助。我们正应该从这个总的观点来具体地说明我们的纲领。因此，我们认为这是继续巴黎公社的道路。因此，我们相信，走上这条道路的欧洲工人一定会前来帮助我们。他们会更好地去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把重心从形式上转到具体条件上来。如果说过去保证集会自由的要求特别重要，那末现在我们对集会自由的想法是：现在谁也不会来妨碍集会，苏维埃政权只是应该保证给予集会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什么“所有公民均有集会自由，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供给开会场所”。而我们说“少讲些空话，多做些实际工作”。必须夺取宫殿（不仅夺取塔夫利达宫，还要夺取其他许多宫殿），关于集会自由我们则不谈。我们必须把这一点推广到民主主义纲领的所有其他条文中去。我们应该自己来进行审判，公民应该普遍参加法庭和国家管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在于大力帮助群众立即亲自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书本上或从讲课中学习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能具体地、明确地说出这些任务，我们就能

促使全欧洲的群众去讨论这个问题和实际提出这个问题。也许该做的事情我们做得并不好，但是我们是推动群众去做他们应做的事情。如果我们革命所做的一切不是偶然的（我们深信这一点），不是我们党的决议的结果，不是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的重复，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民革命的必然产物，即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口号、依自己的愿望所进行的革命的产物，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这里我们涉及到是否应该取消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之间的差别问题。我说应该也不应该。我不怕取消，因为去年夏天有过的这种观点，现在不应该再有了。当我们还没有夺得政权的时候，我说“还早”，现在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并经过了考验，这就不早了^①。我们现在应该拟定苏维埃政权的新纲领来代替旧纲领，丝毫不要拒绝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以为我们不会被拉向后退，那是空想。

俄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在历史上是不容否认的。我们说，在任何后退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当敌对阶级的力量把我们赶上这条老路的时候，我们将利用经验所取得的東西即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类型的国家、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这一点应当在纲领中说明。我们要制定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来代替最低纲领。对新型国家的评述应当在我们的纲领中占显著的地位。

显然，目前我们还不能制定纲领。我们应该拟定纲领的基本要点，交给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去拟定基本提纲。甚至可以简单些，可以根据已经拟出提纲的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会议的决议^②来制定。应当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来评述苏维埃政权，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9—153页。——编者注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6—107页。——编者注

然后提出实际改造的建议。据我看来，在纲领的历史部分中要指出目前已经开始实行的没收土地和工厂的做法。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具体的任务，即组织消费，普遍设立银行，把银行变成全国范围内的、能使居民亲自进行作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基础的社会会计、计算和监督的国家机关网。我认为这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应该以我们苏维埃政权的具体要求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即目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在银行政策方面，在组织产品生产、组织交换、计算与监督、实行劳动义务制等等方面打算进行哪些改革。当取得了一些成就的时候，我们就要补充说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步骤和办法。这里应当十分精确和清楚地说明，什么是我们已经开始做了的，什么是我们还没有做完的。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大部分已经开始的工作我们还没有做完。我们丝毫不要夸大和脱离事实，我们要非常客观地在纲领中叙述我们已经做到的和我们打算做的东西。我们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欧洲的无产阶级，并对他们说：这是应该做的，——好让他们说：俄国人哪桩事情做得不好，我们要做得好些。当这个愿望吸引群众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就会不可战胜。大家都看到，帝国主义战争完全是一场掠夺性的战争。必须揭露这场战争，把它描述成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勾当。这就是我认为必须同你们交换的总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我建议马上具体地交换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然后或许在这里制定一些基本的提纲，而现在如果认为这样做有困难的话，那就不这样做，把党纲问题送交中央委员会或者特别委员会，委托它们根据现有的材料和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和详细记录来制定目前必须立即更换名称的党的纲领。我以为，我们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也认为大家都会同意，虽然我们的纲领在编纂方面准备得不够充分，我们正好碰上很多事情，但是目前不能做其他

任何事情。我相信，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能办完这件事。在我们党的各个派别中有足够的理论人材，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制定出纲领来。当然，纲领中也许会有许多错误，更不用说在编纂和修辞方面的缺点，因为我们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安心地（这是编纂工作所必须的）来进行这项工作。

我们完全有信心在我们工作过程中纠正这些错误，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实现这个纲领。如果我们不脱离现实，至少是准确地说明苏维埃政权是新的国家类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说明我们向民主制提出了另外一些任务，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任务从“剥夺剥夺者”这个一般的抽象的公式转到银行国有化和土地国有化这样一些具体的公式，那末，这一切将是纲领的主要部分。

这里我们看到，希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希望帮助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小农是怎样在抱有各种偏见、各种旧观点的情况下开始提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实际任务的，而土地问题只能在这个意义上进行改革。我们不把这一点强加在别的国家的身上，但是这是事实。农民不是用空话，而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帮助并且正在帮助已经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有人硬说我们想用暴力实行社会主义，那是枉费心机的。我们将从占优势的小经济的观点合理地来分配土地。同时我们要特别照顾公社和大的劳动组合。我们主张垄断粮食贸易。农民这样说过：我们赞成没收银行和工厂。我们决心帮助工人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必须用各种文字出版关于土地社会化的基本法令。这个法令正准备出版，也许已经出版了。我们要在纲领中具体地说明这个思想，要在理论上谈清楚，丝毫不要脱离确定不移的具体事实。在西方这将是另一种样子。也许我们会犯错误，但是我们希望西方无产阶级纠正它，我们请求欧洲的无产阶级来帮助我们进行工作。

这样,我们就在几个星期内制定我们的纲领,而我们所可能犯的错误,——实际生活会纠正它,——我们自己会纠正它。这些错误与我们将要获得的良好成绩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第一次载于 1923 年《俄国共产党
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1918 年 3 月 6—8 日》一书

按 1928 年《全苏联共产党
(布)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
记录。第七次代表大会。
1918 年 3 月》一书原文刊
印并根据速记记录和该书
1923 年版原文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 27 卷
第 114—126 页

当前的主要任务²²⁸

俄罗斯母亲呵，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²²⁹

人类历史现在正经历着一个最大的最困难的转变，这个转变，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具有解放全世界的莫大意义。这个转变是由战争进到和平；是由一伙强盗为确立重新瓜分头号强盗已经抢到的赃物的新秩序，而把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者赶去厮杀的战争，转到被压迫者为摆脱资本桎梏而反抗压迫者的战争；是由痛苦、灾难、饥荒、野蛮化的深渊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幸福和持久和平的光明未来；——在这急剧转变的紧急关头，旧事物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来，同时新事物又在无法形容的痛苦中产生的时候，有的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陷于绝望，有的人说些漂亮动听的空话来寻找救星，逃避那往往令人过分痛苦的现实，这是毫不奇怪的。

俄国曾特别清楚地观察了，特别紧张而痛苦地经历了由帝国主义转向共产主义革命这历史进程上的一些最急剧的转变。我们在几天内就破坏了一个最老大、最强盛、最野蛮和最残暴的君主制度。我们在几个月中就经过了同资产阶级妥协和消除小资产阶级幻想的许多阶段，而别的国家走过这些阶段却花费了几十年的工夫。我们在几个星期内就推翻了资产阶级，并且在国内战争中战胜了资产阶级的公开反抗。我们的布尔什维主义在这个庞大国家